

東海驕龍

——人民海军第一支炮艇部队成长纪事

陆其明 著



海洋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写人民海军第一支炮艇部队，在16年间（1950—1965年）为保卫海防立下的不朽功勋，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奇迹。作者以报告文学的手法，生动地记叙了英模人物的英勇事迹，再现了小艇打大舰、小艇撞敌船以及跳帮抓俘虏等精彩场面；描写了指战员的海洋生活和有时代特色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海军建设的关怀。内容丰富多彩，文笔通俗流畅。

本书既是一部长篇军事报告文学，又是一部研究新中国海军历史的珍贵史料书，对于广大指战员和青少年读者，更是一部难得的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科书。

(京)新登字087号

责任编辑：范红英

特约编辑：范 涌

——人民海军第一支炮艇部队成长纪事
陆其明 著

海洋出版社（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昌平兴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 1/2 插页：1
1992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

ISBN 7-5027-2550-4/Z·404 定价：7.80元

行書
元和子
仲夏
記

序　　言

这是一本值得广大读者、特别是九十年代青少年阅读的书。这本书里所写的炮艇大队，是新中国诞生后不久组建的人民海军第一支炮艇大队。这支炮艇部队从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前期，转战东南沿海，作战一百余次，为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和巩固人民共和国的海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支炮艇部队作为年轻的人民海军的一支海上突击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继承我军的优良传统，发扬不怕艰难险阻，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精神，边建设，边战斗，先后参加了奔袭披山、头门山海战、解放一江山岛、崇武以东海战等战斗，屡建战功，打出了军威，涌现了赵孝庵、陈立富、王维福、陈雪江等一批英雄模范人物和战斗功臣。这支炮艇部队建立的功绩，已经载入中国人民海军的史册，他们在海防斗争中的英雄事迹和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成为进行传统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这支炮艇部队指战员所以能创造卓越的功绩，首先是因为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对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他们时刻遵循党的教导，听从党的指挥，对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树立了爱舰、爱岛、爱海洋的强烈事业心。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坚定的信念，他们在战斗中勇敢顽强，敢打敢拼，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被誉为“常胜炮艇”。这个炮艇大队的战斗历

程充分说明，只要我们对为之奋斗的事业怀有坚定的信念，就能激发巨大的力量，无往而不胜。

这支炮艇部队所以能创造卓越的功绩，因为指战员们牢固树立了敢打必胜、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信心，并把这种信心化为钻研战术技术、刻苦练兵的实际行动。面对敌人的优势装备，他们把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运用到海上作战中去，以我之长、制敌之短，创造了“掏心战”、“撞击战”、“接舷战”、“跳帮战”等小艇打大舰的战法，打得敌人望而生畏，心惊胆战。他们的实践又一次告诉我们：武器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是武器和人的最佳结合。今天，我们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更需要我们勤学苦练，真正掌握它，熟练运用它，否则，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我们一定要树立立足现有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信心，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掌握过硬的军事技术。

这支炮艇部队所以能创造卓越的功绩，因为他们始终保持了艰苦创业的精神。这支部队的骨干，多数是从陆军各个部队挑选来的。他们从陆军来到海军，把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培育和形成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优良传统带到了海军部队，熏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海军官兵。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无形的，但由这种精神激发出来的力量是巨大的。这种极其宝贵的精神，不仅革命战争年代离不开它，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同样离不开它。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就能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这支炮艇部队所以能创造卓越的功绩，还因为指战员们

都有正确的人生追求和精神支柱。他们常年以艇为家，与海作伴，风里来，浪里去，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指战员们不计个人得失，乐于吃苦奉献。这种崇高的无私奉献精神，在八十年代的南沙斗争中又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激励海军官兵克服困难，战胜艰险的强大动力。时代已进入二十世纪末的九十年代。现在的青年人都在思索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怎样看待生与死、得与失、苦与乐？我们在探索和回答这些人生的课题时，可以从这本书里受到启示。

这支炮艇部队的战斗历程，是整个人民海军战斗历程的一个片断和缩影。书中记述的这支部队的指战员的模范事迹和战斗风貌，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生动体现，是老一代海军官兵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人民海军的强大动力。人民海军已走过了四十多年的战斗历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拥有水面舰艇、潜艇、海军航空兵、岸防导弹、陆战队等诸兵种组成的军种，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海上防御力量，担负着捍卫国家的海洋权益，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历史重任。今天，在贯彻军委确定的加强质量建设的方针、加速海军建设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走过的艰难历程，不能忘记难忘的战斗岁月，不能忘记老一代海军官兵建立的不朽功绩。我相信，广大读者读了这本书，一定会受到教育和激励。

张文华

1992年6月22日

(作者系海军副政治委员、海军中将)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老将军如此嘱托.....	(1)
第二章	历史必须从这里拐弯.....	(6)
第三章	高级上士参谋.....	(18)
第四章	长江口外风浪起.....	(45)
第五章	解放军战俘的功劳.....	(60)
第六章	如果以后在这里打仗.....	(75)
第七章	意料不到的惨败.....	(89)
第八章	意料之中的奇胜.....	(107)
第九章	沙滩上的船厂.....	(119)
第十章	解决了婚姻问题再走.....	(135)
第十一章	渔船失踪之谜.....	(147)
第十二章	司令员的预言.....	(161)
第十三章	袭击一江山岛的前前后后.....	(181)
第十四章	进驻海门.....	(205)
第十五章	炮艇专家的由来.....	(212)
第十六章	四岛争夺战.....	(231)
第十七章	拔钉子.....	(254)
第十八章	敌我双方都冲着他.....	(276)
第十九章	小炮艇×人的因素=?	(300)
第二十章	转折点.....	(311)

第二十一章	又是一个转折点.....	(335)
第二十二章	从大门——一江山岛打进去.....	(352)
第二十三章	注定是打仗的命.....	(396)
第二十四章	不要乱表态瞎放炮.....	(408)
第二十五章	大海里抓跳蚤.....	(427)
第二十六章	战区选在崇武以东海域.....	(447)
后记	(473)

第一章

老将军如此嘱托

北京。

又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天气。

天气是那样的冷，即使坐在汽车里，我都感到寒气穿心，不时打颤。

汽车进入地安门西大街。我放眼望去，大街上行人屈指可数。行人中，有的用绒帽压没了眉毛和耳朵，有的用围巾紧紧地缠着脖子。即使是这样，他们仍急急忙忙地走着。谁还愿意在这样的天气里停留呢！

汽车到了地安门，折向北，又左拐，再穿过几条又窄又小的胡同，在靠近什刹海的一家住宅门前停下。

这是张爱萍上将的住宅。

我下了车，正要上前去按门铃，一位警卫战士已经打开了大门，并引着我向会客室走去。

一股寒气被我带进会客室，室内的暖和空气似乎骤然降低了几度。

我是受人之托，前来拜访张爱萍的。近年来，张将军的字迹更加吸引人了。仅我受战友委托，就请张将军写过10多幅。今天，我正是受一位老战友的委托前来请张将军题词的。

张将军是我的老上级。1949年6月，我从陆军调到华东军区海军《人民海军》报社当记者，张将军就是华东军区海军第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受张将军之教益，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次拜访也是看看我的这位老首长。

张将军在他的妻子李又兰的陪伴下，一步一步地走进会客室。

“张司令员，您好！”我急忙迎上去，握着张将军的手，按老习惯称呼他。

“谢谢你来看我！”张将军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

“看样子，您的身体越来越健壮了。”

“健壮谈不上，但还算说得过去吧。”

张将军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打量着我。

“看样子，外面很冷呀，”张将军说，“你身上还冒着热气呢！”

“外面的确很冷，不过，在你这里耽上一会，就会暖和起来的。”

“那你就在那里多耽一会吧！”

我们一边说话，一边择椅坐下。我说明了来意，张将军微笑着点点头。

像过去见面一样，我们的谈话内容，很快从书画诗词转到当年跟随张将军创建华东军区海军的一批元老。我们谈到了这批元老的赫赫战功，曲折经历，以及他们的近况。

“我们的炮艇专家现在在哪里？”张将军眉毛一扬，突然问我。

“在上海，”我会意地答道，“已经离休了。”

“他很会打仗，”张将军语气里带着自豪，“1955年授衔

的时候，他是个上校；可是，国民党上将胡宗南却要不过他。……”

张将军在这里所说的“他”，是指华东军区海军第一支炮艇大队大队长陈雪江。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第一支炮艇大队。

听着将军的话，我不禁暗暗吃惊。张将军担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调任第七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了，以后的任职经历是：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论职务，当时张将军已由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升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论时间，张将军与陈雪江分别已达数十年之久。可是，陈雪江在张将军的记忆里竟是如此之深，连他的浑号“炮艇专家”都还记得！

“张司令员，都几十年了，您还记得陈雪江，您的记忆力真好！”我钦佩地说。

“不，不是我记忆力有多么好，”张将军感慨地说，“而是陈雪江这个人率领的炮艇部队的英勇事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将军的话，把我的思路带回到了1950年至1965年的那个时代。那是一个火热斗争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陈雪江率领的炮艇部队，由长江口打到浙江沿海；浙江沿海岛屿解放以后，又南下福建，使台湾海峡的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样一支有着赫赫战功的炮艇部队，

对于曾经领导组建和指挥这支部队、后来又一直献身于国防事业的张将军来说，怎么会轻易地忘记呢？

“其实，”张将军不加思索地说，“这支炮艇部队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的那种战斗精神。”

提到这支炮艇部队的战斗精神，我就想起张将军曾与一些人的谈话内容。将军见到创建华东军区海军的那些元老，常常要谈到这支炮艇部队如何打败敌人军舰，还有那跳上敌船搏斗的故事，并多次提议，组织人好好地把他们的战斗精神写出来，传下去，教育后来人。

“我所以重视这种战斗精神，”张将军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见解，“是因为小炮艇打败大军舰，过去是不敢想象的；我们的水兵跳到敌船上去搏斗，并把敌人抓过来，过去也是不敢想象的；可是他们都办到了。可以这么说，这种战斗精神，不但有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我主张把他们的事迹写出来。”张将军转过话题，询问道：“现在有没有人在写，你知道吗？”

我无法回答将军的询问。在这以前，我只是听到过将军的这个提议，但还没有听说有人在写。

“不清楚。”

“应该组织人写。……”

说到这里，警卫战士进来请将军接电话。在我们谈话过程中，一会儿秘书进来请示问题，一会儿警卫战士进来报告情况。久留会耽误将军办事。我站起身来告辞。

“要设法组织人把陈雪江他们的事迹写出来。”张将军伸出手来，重申了一句，“这不但有现实意义，还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

汽车又回到地安门西大街。此刻，大街上的行人仍屈指可数，他们的绒帽似乎压得更低了，围巾缠得更紧了。可是，怪！这时我坐在汽车里却感到热气穿心，浑身暖呼呼的。

老将军的话一直在敲击着我的心：“把陈雪江他们的事迹写出来，不但有现实意义，还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陈雪江他们的事迹，与历史有什么深远的意义？我反复地琢磨着。说实在的，在1965年前，这支炮艇部队一直是我采访报道的主要对象之一，他们的重大活动，我几乎都参加过，就是1965年以后，我与这支部队的指战员也时有来往。我手头占有的有关这支炮艇部队的资料，叠起来，少说也有尺把高。但是，现在要我真正理解张将军嘱托的深刻含意，还需要下一番功夫。

我决定自己来完成老将军的嘱托。

我的决定很快得到了海军首长和政治部首长的支持和批准。

从1991年10月至1992年3月，我走遍华东沿海地区，对这支炮艇部队开始了系统的、深入的补充采访。

第二章

历史必须从这里拐弯

古城扬州。

城内，有一所简陋的营房，驻扎着第三野战军25军74师师部。这个师是在解放大上海后撤到这里来的。在会议室里，师、团长们正在研究部署新的战斗任务。

会议很快就结束了。

散会时，师政委邓清和举目望坐后排的一位军人说，“221团副团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邓清和政委刚进门坐下，221团副团长陈雪江已经站在办公室门口了。

“邓政委，”陈雪江敬了一个礼，忙问，“找我有事吗？”

“过来，”邓清和用手指指办公桌对面的一张椅子，“你先坐下，有件事要告诉你。”

“有新的战斗任务？”

“你猜对了！”

“是什么战斗任务？”陈雪江焦急地问。

“我说你呀，除了打仗，好像你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任务似的！”

“当兵打仗，”陈雪江憨厚地笑笑，“这是我的头等重要任务，政委，你说对不对？”

“好了，先不谈打仗。”邓清和转过话题，严肃地说，“事情是这样的：你们团长要调走了，经师党委研究决定，由你接替团长的职务，决定已上报军党委，命令很快就会下来。”

陈雪江的脸突然沉下来。

“怎么，你不高兴？”

邓清和说对了。这似乎违反常态。按一般人的心理，听到晋级提升，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即使在上级面前，也要流露出兴奋的心情。可是，陈雪江听到要提升他当团长，心里的确有点不高兴。

“团长还是由别人来当吧，我仍当副团长！”陈雪江诚恳地说。

“你这是为什么？”

“为了有更多的机会带着突击队冲锋陷阵，那样才真过瘾呢！”

这是陈雪江的心里话。自从当了副团长以后，每次打仗，都由他带着突击队冲向敌阵，这好像已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而团长，虽然有时也要带突击队，但是由于要指挥全团作战，总是脱不开身。陈雪江想，要是自己当了团长，带突击部队冲锋陷阵的机会肯定很少了。打仗，如果不冲在最前面，那多扫兴！

“能带着突击队冲锋陷阵当然过瘾，可是，团长的工作更重要，因为他要指挥全团作战。”

陈雪江虽然感到邓清和的话句句在理，但是，团长这个职务还是提不起他的兴趣。

“老陈呀，我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邓清和关心地说，“你身上的伤疤不少了吧？”

是的。自1938年10月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1939年10月该游击队编到新四军以后，陈雪江究竟打了多少次仗，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了；他自己带领突击队冲锋陷阵多少次，自己也无法统计。他只知道自身上负过一次重伤，身上有五个大伤疤，小伤疤就更多了。为此，他被评为3等甲级残废。这些伤疤的确都是在他带领突击队冲锋陷阵时留下的。带着突击队冲锋陷阵的危险性，用战士们的话来说，是“吃了上顿还不知道能不能吃到下顿”。就说渡江后在芜湖南面的湾沚那一仗吧。一天内，陈雪江差点“死”了3次。他带着突击连来到最前沿。为了弄清敌人情况，陈雪江带着参谋、警卫员和通讯员潜到一个坟包侧后观察，突然被敌人的一颗炮弹打中，参谋和通讯员当场牺牲；自己身上穿的大衣，竟然被打了八个窟窿。他急忙带着警卫员转移到另一个坟碑后面继续观察。刚伸出头，帽子又被敌人子弹打了两个窟窿，头发也被烧焦了。他再带着警卫员急步隐蔽到一颗大树下观察，刚喘过气来，大树也被敌人炮弹击断，轰然倒下，他跑得快，保住了一条命。后来，陈雪江带着一个突击营，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为后续部队歼敌打开了通道。这一仗，他所在的221团，就歼敌5000多人。可是一想到这些，陈雪江反而又来了劲。

“邓政委，还是请党委另派团长吧！”

邓清和深知陈雪江的性格。他常在师长面前议论陈雪江：“他这个人，除了打仗以外，对其他似乎都不感兴趣。”这当然是不好的，可现在还处于战争年代，任何工作都是与打仗紧密相联的，怎么可以把它们分家呢？邓清和知道这是说不服陈雪江的，决定改变方式，“投其所好”。

“如果马上有仗打，你也不愿当团长？”

陈雪江一听“马上有仗打”，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是什么仗？到哪里打？什么时候打？”

邓清和看着陈雪江那着急的样子，反而不吭声了。

“邓政委，你快说呀！”

“你又不愿当团长，打仗没有你的事，要你着急干什么！”

“我愿意，你快说，邓政委，我愿意！”

邓清和禁不住笑了起来。真是个“好战分子”！只要马上有仗打，陈雪江是什么条件都是可以答应的。

“既然这样，我就告诉你：军部已经来命令，要你们团去安徽贵池剿匪，你愿意不愿意去？”

陈雪江一听，真是喜出望外。他喜在两点：他早就听说，现在的匪，都是国民党残存下来的顽固派；与这些人打仗，有“啮头”。还有，贵池那地方，正是自己的家乡。听说父亲因自己出来当兵已被国民党打死，母亲还活着。出来十多年了，还没有回过一趟家。父亲的墓安葬在哪里？母亲生活得怎么样？应该找个机会回去看看。部队要去家乡剿匪，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呀！

“邓政委，我愿意去！”

“愿意当团长？”

陈雪江憨厚地笑笑。

陈雪江从政委那里出来，又见了师长，然后跨上大骏马，出了东门，向驻扎在运河边上的团部奔去。骏马知主人意。它越走越快，比往常提前半小时就到了团部。

团长走了，他显得更加忙碌。不是到这个营部署任务，就是到那个营检查战备。他还常常下到尖刀班进行考核。